

# 是羅盤還是天盤？

——對國家博物館藏品《象牙二十八宿羅盤》定名的商榷

■ 謝術福

清華大學科學史系

《科技的力量》展覽從日食記錄和干支表開始，旨在系統展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國家博物館充分發揮體系化收藏的突出優勢，深入挖掘館藏資源，舉辦此專題展覽，就是要讓文物說話、讓歷史說話，系統展示中華民族勇於創新、善於創造的壯闊歷程，突出展現科學技術進步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聯繫。」<sup>[1]</sup>筆者對「格物窮理、天工開物」的主題部分很有興趣，尤其是羅盤區域的展品部分，感觸良多，一件定名為《象牙二十八宿羅盤》（圖1）的藏品引發深思，在此拋磚引玉，撰文以商榷。

## 一、羅盤之名

羅盤古稱地螺、地羅、羅經。從江西臨川宋墓瓷俑（張仙人）手持的羅盤（圖2左圖）可以看出，磁羅盤兼備磁鍼與刻度方位盤。圓盤相配合的指向器。南宋曾三聘<sup>[2]</sup>的寫於1207年稍後《因話錄》<sup>[3]</sup>。《因話錄》寫作年代與朱濟南人葬之年相近，書由稱堪輿羅盤為「地螺」。「地」得名於拭佔地盤，「螺」表示這種羅盤形圓似螺。臨川羅盤原來也叫做「地螺」。螺、羅音近，「地螺」與羅盤的另一早期名稱「地羅」之間應有淵源。所謂羅者，即

包羅萬象之義；經者，即經緯天地之義。羅盤的中文含義為「網羅之盤」，旨在網羅天文、地理、氣候、人文、物理等要素。羅盤在古代西方的觀點中，將指南針與羅經等同，但其實指南針只是羅經的一小部分。《辭海》中解釋羅經是羅盤的學名與尊稱，有方位刻度的圓盤和裝在中間的指南針構成的測定方向的儀器。

《漢典》中羅經：「羅經即指南針(compass)，堪輿家用磁鍼測定方位的一種儀器」。

**摘要：**在中國國家博物館2號中央大廳《科技的力量》的一件展出藏品《象牙二十八宿羅盤》定名存在疑問，經過系列考證，得出此件藏品並非羅盤。羅盤的方位盤分度沿襲漢代式盤的地盤，信息中常有八千四維十二支，而結構上沒有羅盤上該有的指向裝置，故定名為「羅盤」不妥。該藏品盤面以二十八宿作為分度，中間有三垣七星，與式盤的天盤部分相吻合，筆者認為此件藏品定名為《象牙二十八宿天盤》更為準確。

**關鍵詞：**羅盤；二十八宿；式盤；天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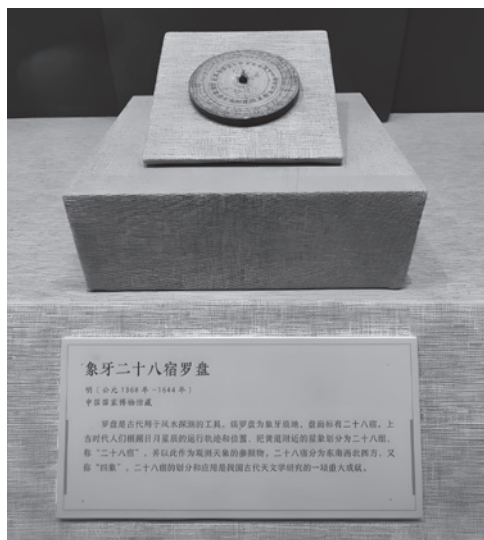


圖1：定名為《象牙二十八宿羅盤》的藏品

中國的羅經主要由指南針和方位盤構成，此外還有許多圈層，每個圈層都有文字或符號，並且圈層之間又有多種聯繫。

唐代的堪輿典籍《楊曾二家青囊》<sup>[4]</sup>，反映唐代已使用羅盤，此書包括《青囊奧語》和《青囊序》二篇。前者也為楊筠松所著；後者則為曾求己及其子曾文迪合著。該書以師承《青囊經》自居。北宋張載在《經學理窟·喪紀》中說：「葬法有風水山崗，此全無義理。南方用《青囊》，或猶得之。」「南方用《青囊》，即指流行於楊、曾居住的江西，以《楊曾二家青囊》為根據，既重形勢又重選向的堪輿學派。<sup>[5]</sup>

關於羅盤的分度用詞在《青囊序》中有「先天經盤十二支，後天再用於與維」的明確記載。「經盤」即羅經，也稱羅盤。在《青囊奧語》中雖未直接出現羅盤或「地羅」字樣，但所論述的堪輿術卻處處要用羅盤定向。例如，該篇說：「二十四山分五行，得知榮枯死和生，……認龍立向要分清，仔細辨天心。天心既辨穴何難，但把放水向中看」。文中所說「二十四山」，即羅盤上的「二十四向」；所說「認龍」、「立向」、「放水」等，聯繫上文「陶十九郎墓地券中「地從東北落龍，作庚向，水流坤出」，及《吳氏墓誌銘》中「北來乾山，用己向，發乙水入大江」等語，可知此類堪輿擇地是使用羅盤定向，並利用了磁鍼與地磁的感應來確定地質。



圖2：陶俑

## 二、羅盤之器

什麼樣的器物能定名羅盤？羅盤作為中國古代重要的地理測量儀器，其磁鍼裝置不可缺，磁鍼測向與磁鍼測地氣是羅盤兩大用途。磁鍼測向，就離不開標識方位的方位盤，方位盤有兩大類分度（圖2），圖中左側陶人手持羅盤盤面十六分度，右側陶人手持二十四分度。

羅盤在古人手裡不僅是導航系統，還是地下地質與水源的探測器。測地氣的針法複雜，極其細微，大致分為八類，堪輿家稱之為奇針八法<sup>[6]</sup>。目前缺少堪輿傳承的研究學者極易忽略這個最核心的部分，僅把羅盤當作指向工具的「指南針」，那就減弱了研究意義。中國古代地磁學、地質學與羅盤關係的部分非常密切，磁鍼的靈敏程度直接影響堪輿師對於地下情況的判斷，宋代以來有大量堪輿探礦的案例，行軍過程中利用磁鍼尋找地下水的案例也很多，筆者擬另撰文《明清磁鍼探礦研究》。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古人制器，目的不僅限於器物本身，而是以器載道的載體。」在羅經上「道」則是關於「堪天輿地」認知的呈現。《羅經透解》云：「一為太極，是黃道五行百千萬化也。二為兩儀，一陰一陽，乾、坤也。十為成數，《洛書》一得九而成十也。」<sup>[7]</sup>在一個盤面上將兩儀，四象、五行、八卦、十二支、二十四山、二十八星的數理關係表達了出來，羅經的器形將「數」的推演與「象」的結構包攬其中，是象數觀念的物化載體。事實上，羅經作為「器以象制」的物態表現，所描摹的是天地之象。羅經圈層中卦與爻的排列組合，反映出數的變數關係。羅經的圈層命名反映出了堪輿學家研究宇宙而總結出的數位的推演規律。羅經以周而復始的圓融物化形式，表現著大自然生生不息的運動之道。

在羅經上的二十四山，由八干四維十二個支構成，是羅經最重要的圈層，其體現了羅經對天文儀器的繼承脈絡。「歷代製作的渾儀以及天球儀上都裝地平環，一般都用四維、八干、十二支代表二十四個方位。漢唐以來的月令圖及民間使用的羅盤都用它來表示方位。」<sup>[8]</sup>這裡的「山」是方向的意

思。

羅經定向更為輕便，定向的時候需要一個地盤標注具體方位。於是，指南針代替了司南的磁勺，並繼承司南、式盤的地盤文字資訊。隨著堪輿學家對宇宙描述的不斷地細化，羅經所承載的信息量不斷地增加，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圈層。天地人三盤中分別有三個二十四山，是因為堪輿學家認識到，天地人的複雜關係用一個二十四山難以表達清楚。所以，使用了三個圈層表示人的自然哲學觀，由內向外，第一圈二十四山為地盤正針，依據指南針所指的南北磁極，也就是根據磁場定位。對於磁偏角的出現，堪輿典籍中不僅有記載，並且在當時堪輿羅盤的盤面做出了相應的「地盤」，以區別天盤。目前學界較普遍的認同為唐代所創。<sup>[9]</sup>

在磁羅盤的最內圈為地盤「丘公正針」是唐代堪輿家丘延翰<sup>[10]</sup>(688-752)約在開元十八年(730)年設置的按天文南北方位將司南儀方形地盤上四邊的二十四方位平均排列在圓圈內。<sup>[11]</sup>最外圈天盤有「楊公縫針」是唐末堪輿師楊筠松<sup>[12]</sup>(839-903)約於廣明元年(880)增設的為磁鍼指示方位。與天文方位相比北偏東或南偏西其各方位處於正針方位間的夾縫中，故稱之為縫針。居中的圈層為人盤，由北宋堪輿家賴文俊<sup>[13]</sup>加入，根據磁鍼指示方向較天文方位北偏西的發現而提出，堪輿界習慣稱為「賴公中針」或「中針」。這就是堪輿羅盤的「三針」說<sup>[14]</sup>。「三針」說是堪輿學的通說，為前引唐宋以來其他的相關著作所佐證又與明清羅盤的盤面相吻合，且有當今專家作為了歷史考證。

### 三、格物致知

該藏品是為何物？先來「格」藏品。中國古人制器注重「致用」，每一個有意識的刻畫都有其意義與用途。學以致用，器以「致用」，此藏品的圖文資訊表達了制器者、持有者的用意。

該藏品材質為象牙(圖3)，其稀缺性與珍貴性不言而喻，在此次展覽中入選也是受到了其材質貴重的加持。其一盤面內容資訊而言不具有典型性，類似盤面的有漢代式盤更具代表性；其二若為式盤的天盤部分則缺少地盤，完整性不夠。筆者不知該藏品的「傳承」與「出身」，不做年代考據，

僅從形制上辨識。

外圈有明顯的二十八宿星圖，內圈為二十八宿星官名稱，環繞起一個三垣的空間，中間鑲嵌的金屬佔據北斗的位置。此與式盤天盤格局一致。



圖3：藏品與信息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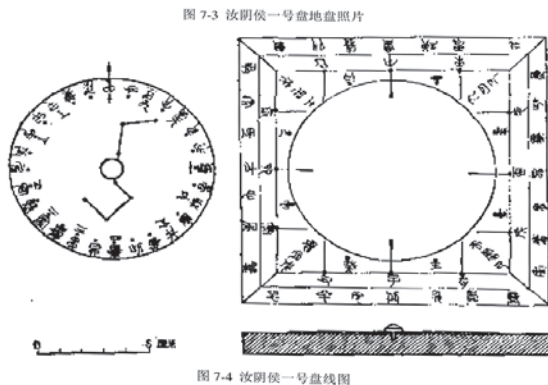


圖4：汝陰侯一號盤線圖<sup>[15]</sup>

及至漢代的式盤(圖4)，其上層結構為圓形，象形天，稱為天盤；下層結構為方形，象形地，稱為地盤。上下兩個盤通過共同的軸心連接而成，天盤可以在地盤上面轉動。這個構造形制可以說是先賢對於宇宙認知的實物模型表現。天盤上面的資訊為天星，中心為北斗星，外圈為二十八宿。地盤從內到外的圈層分別為八卦、干支標識，可見式盤的地盤形制內容與羅盤的方位盤有承繼關係。

如果斷代準確無誤，此藏品大概率是一個刻有二十八宿紋樣的擺件，一個明代仿製的漢代式盤天盤，作為一個「天官賜福」的吉祥物。可比類



皇城建築格局，北京紫禁城，「五方為體」與「中」為主導結構，體現「天地」對應關係。以紫微星垣為中心的「三垣」一線，子午線作為中軸，按照二十八星宿「四象」將都城劃分為東、南、西、北四維，以取得與「天宮」的對應，建築空間的構造理應與宇宙空間同形同構。二十八星圖繪於盤面的動力因不僅是持盤人觀賞其形制與紋飾，而是「以人合天」為目的而發展的「致用」器物。從而達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sup>[6]</sup>理想。

天象圖的大量出現在擺件中預示了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繁榮，天象圖以四神的形式出現在「吉祥物」上也是那個時代的必然。從敬天而順天意，古人需探尋「天」之奧秘與星宿的旋轉軌跡。古人從很早便開始對日月星辰運行進行觀察記錄。「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sup>[7]</sup>，易經此處講觀察天道運行規律，從而認知時節的變化的法則，講人文要以天為師，知「震音坎律，禮樂之和」方可天下大治。《史記正義》引張衡曰：「眾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所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這便是陳設天象圖器物的目的所在。

綜上所述，此件藏品定名為《象牙二十八宿天盤》更為準確。

[7]王道亨：《羅經透解》（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7-8頁。

[8]張聞玉：《古代天文曆法講座》（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70頁。

[9]李約瑟：《中華科學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03頁。

[10]見《中國人名大辭典》（上海：商務印書館）。

[11]同注[9]。

[12]同注[10]。

[13]北宋堪輿家賴文俊（1106-1172）約於紹興二十年（1150）。

[14]同注[10]。

[15]王襄天，韓自強：〈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載《文物》1978年(08)，第12-31, 98-99頁。

[16][宋]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卷之一〈周易上經·乾〉（中華書局，2009年11月，第1版），第37頁。

[17]出自《易經》「象傳·賁卦」，賁的本義是文飾。《易經》（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42)）。

### Is it a Compass or a Celestial Compass? - On the Proper Name of a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Xie Shufu(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are doubts about the naming of "Ivory Twenty-Eight Stars Compass", an exhibit in the collection "The Pow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Central Hall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After a series of examinations,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is collection was not a compass. The compass's azimuth disc indexing follows the Han Dynasty-style disk, and there are often eight stems, four dimensions and twelve branches in the inform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this exhibit does not have the pointing device that should be on the compass, so it is not proper to name it "compass". The plate of the collection is divided by twenty-eight houses, with three walls and seven stars in the middle, which coincide with the part of the celestial disk of the plat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title of this collection should be named the "Twenty-Eight Heavenly Disks of Ivory", which is more accurate.

**Key Words:** Compass, Twenty-eight stars, style disk, heavenly disk

[1]引自國家博物館官網：<http://www.chnmuseum.cn/portals/0/web/zt/202012kxyjs/>科技的力量(chnmuseum.cn)前言，日期：2021.12.

[2]曾三聘是江西臨江府峽江（今屬江西省清江縣）人，臨川附近。

[3]聞人軍：〈宋「因話錄」作者與成書年代小考〉，載《文獻》，1989年第3期。

[4]宋代鄭樵《通志·藝文略》。

[5]呂作昕、呂黎陽：〈古代磁性指南器源流及有關年代新探〉，載《歷史研究》1994年(04)，第34-46頁。

[6]擔針：錶針晃動不確定，不歸中心線，斷為此處下有亂石深谷。兌針：針管上突，又被稱為浮針，表明有陰之氣干預。沉針、轉針、投針、逆針、側針、正針。在戶外若有高壓電、通信基站都會影響磁針，在城市中也會有影響。